

天下
霸

白鸢
双成
著

桃花折江山

·含苞卷·

命运多舛的公主
手把手教学——

如何在冷酷丞相的
手里保住小命

赵国有美人桃花，为求自保一心向夫君
魏国有俊朗丞相，拥护明主谁也不疼惜

美人曰：我又美又聪明你还有什么不满意

丞相云：你心思太多防不胜防让人心惊

继《美景未迟》之后
/ 单纯 / 不做作情侣强势杀出

《桃之夭夭》
火爆连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桃花

·含苞卷·

折江山

白鸢
双成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折江山. — / 白鹭成双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9

ISBN 978-7-5594-0758-0

I. ①桃… II. ①白…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53829号

书 名	桃花折江山. —
作 者	白鹭成双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天下同萌工作室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孙宇航 余竹青 张丽君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35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758-0
定 价	32.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章	错嫁	001	第六章	结盟	092
第二章	博弈	018	第七章	景王	110
第三章	陷害	036	第八章	中毒	129
第四章	过招	055	第九章	交易	147
第五章	攻心	074	第十章	踏青	166

第十一章	争宠	185	第十五章	狩猎	257
第十二章	假孕	201	第十六章	告状	275
第十三章	危机	220	第十七章	露馅	293
第十四章	追杀	239			





第一章
错嫁

大魏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姜桃花一边抱着喜服的长摆往前狂奔，一边苦着脸在心里咆哮，就没见过哪个大国的国都街上会出现野狼的啊！她是过来和亲的，又不是来喂狼的，这国都的禁卫还行不行了？简直就是饭桶！

“公主您先走！”青苔焦急地看着后头狂追上来的狼群，小脸都吓白了，仍道，“奴婢带护卫们断后，您去找个安全的地方，最好是高处，躲起来，等会儿奴婢再带人去接您。”

“好嘞！”姜桃花一点儿也没犹豫，跑得飞快。街上百姓四散，噼里啪啦的全是关门、关窗的声音，她跑累了想去敲门求救吧，没人开门。

真是个人心凉薄的国度啊！

头上的金冠死沉沉的，身上的衣裳也是巨大的障碍，十分不利于逃命，姜桃花干脆将它们一股脑儿塞进街边堆着的竹筐堆里，只着一袭白底红边的桃花暗纹裙，轻松地继续往前跑。

狼嚎声越来越远，眼瞧着四周都没人了，姜桃花终于停下了步子，靠在一座院落的后门上。刚想喘口气，背后的门冷不防打开了，重心失衡之下，她以狼狈的滚球姿势，跌进了人家的院子。

一个时辰之前，她还是从赵国来的高贵的公主，仪态万千地被送上嫁车，即将嫁给魏国的南王。万万没想到一个时辰之后，她就这么滚泥带灰地摔进了不知名的鬼地方，眼前全是小星星。

缓了一会儿，她刚抬头，还没来得及看清情况，就见面前的人表情惊愕地瞪着她，随即朝院子里大喊：“找到啦！这小蹄子在这儿呢！”

这号叫声穿透力极强，没一会儿就有几个人哗啦啦地跑了过来，完全不给人解释的机会，一巴掌就拍在了姜桃花的后脑勺上。

疼啊，这是真疼！可是疼就算了，打的位置不对吧？没有眩晕的感觉啊！瞧这情况反正也是逃不掉了，为了避免被人补一巴掌，姜桃花干脆装晕，任由他们将自己架起来，往不知道什么地方带去。

路上姜桃花还想伺机逃跑，然而那些人根本没给她半点机会，推门进了屋子，就有人捏着她的嘴灌了汤药进来。按理说这种效用不明的药，她是应该吐了的，但是这汤药跟银耳粥一样甜，灌进嘴里，让她这个一整天都没吃饭的人，下意识地就是一咽。

“咕噜。”

完蛋了。

姜桃花后悔地咂咂嘴，懊恼地将眼睛睁开一条缝，就看见有几个丫鬟过来扯自己身上的衣裳，还有几个胖女人在她身边转来转去，火急火燎地喊着：“快点，快点，要来不及了！”

赶着去投胎啊？

她很想告诉她们认错人了，然而不知道是不是汤药的原因，她的四肢都使不上力，连张嘴都觉得困难。身上的衣裳都被扯了，换了件艳俗的大红绸袍，然后几个丫鬟齐心协力将她拍到了一旁的大床上，盖上被子。

门“嘎吱”两声，屋子里的人鱼贯而出，整个世界突然就安静了。

姜桃花年方十八，也算是嫁人的好年纪，本有青梅竹马的恋人，奈何缘分不深，被自己的皇姐勾搭走了。赵国皇帝年迈，新后干政，欲立皇长女为帝，以致朝野纷争不断，民心惶惶，国力衰退。她和皇弟无依无靠，唯有她远嫁大魏这一条出路，或许能换得一线生机。

然而，这一线生机，似乎也在今日被掐灭了。

屋子里香气缭绕，姜桃花觉得自己的身子里像是突然着火了，从腹部开始，一直蔓延到喉咙。她努力睁开眼睛想找点水喝，可是首先映入眼帘的竟然是一幅春宫图！

“花娇难禁蝶蜂狂，和叶连枝付与郎。”

上头的画面靡靡不堪，能挂这种图的，除了青楼也没别的地方了。那她这个样子被搁在青楼里，等待她的会是什么？

姜桃花有点绝望，虽然贞节对她来说也算不得什么十分重要的东西，但是，她还没进南王府的大门就没了这东西的话，那再想进去，可就难了。

这到底是个误会，还是有人存心要跟她过不去？

屋子里有轻微的响动，层层叠叠的纱帐外头，好像有人进来了。

姜桃花的理智还在挣扎，身子却诚实得很，她期待地看着伸进纱帐里来的那手，随时准备扑上去。

那真是很好看的一只手，修长白皙，指腹上好像有薄薄的茧，但丝毫不影响它的美观。它轻轻地落在她裸露的肩头上，冰凉冰凉的，叫她忍不住侧过脸去蹭。

“还真是难得的美人。”

低沉的声音，带着姜桃花听不懂的情绪。她有些茫然地抬头，蒙眬间只看清了来人的轮廓，像雨后清远的山，带着湖上清冽的雾气。

“你……是谁？”

那人在床边坐下，一只手随她蹭着，另一只手优雅地将衣袍解开，脸逆着烛光，表情完全看不清楚。

“我吗？”他好像轻笑了一声，道，“大概是个恩客吧。”

这回答还真是简单直接，让她的心彻底沉了下去。

堂堂赵国公主，要是在青楼被人玷污了，等这个消息传回国，叫长玦如何抬得起头来？不行，她得拒绝！

想到这里，姜桃花用尽全力，想将面前靠过来的人推开，谁知手落在人家胸前，竟然变成拉着人家的衣襟往自个儿这边拽。

这药也太不要脸了！竟然这么烈！

姜桃花眼睁睁地看着面前这人慢慢压了下来，内心在咆哮，动作也有些僵硬。感觉到这人的呼吸落在了她的脖颈之间，酥酥麻麻的，她下意识地皱眉别开了头。

“既然饮了春回汤，那就别白费力气了，那汤药效很强，没有女人抵御得

了。”身上的人慢慢将锦被掀开，贴上她的身子，呼吸霎时沉重了不少，语气里却满是调笑，“听闻会媚术的人，遇上这春回汤，会更加要命呢。”

瞳孔微缩，姜桃花倒吸了一口凉气，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你怎么知道我会……”

“嘘，别说话。”那人伸手，带着薄茧的手掌在她的肌肤上游走，声音放轻了些，“女人话多可不是好事。”

伺候你大爷啊！姜桃花忍不住破口大吼：“你不要命了！本宫是赵国公主……唔。”

话没说完，她的嘴巴就被他死死地捂住了。风从窗户外吹进来，床边点着的灯突然熄灭，屋子里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她皱着眉，只看得见这人一双微微泛光的眼睛。

“要听话才行啊。”他道，“想当活人伺候我，还是想当死人被我占有，你二选一。”

这声音软绵绵的，像猫爪子一样挠在人心上。

身上的人一顿，接着轻笑了一声，瞧着眼前这“乌云漫散衣半敞”的好风光，他轻轻俯下了身子。

赵国的女子，无论平民还是皇室，都会自及笄起习媚术，所以姜桃花很懂得如何取悦男人。一般人学媚术也就学个皮毛，只求日后让自己的夫君满意。但是姜桃花不同，她学得深，目的是为了能控制男人，为她所用。

面前这个人她是第一个猎物，但是，情况和她想的好好像不太一样。

按照师父所教，姜桃花使出了浑身解数，然而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人不仅不为所动，反而想控制她，叫她按照他的步调走。还有男人在这种情况下能保持理智的？那岂不是说她修习不到家？她气愤地鼓了鼓腮帮子，然后伸手勾住身上人的脖子，仰头就想吻上去。

身上的人一僵，侧头避开她，颇为嫌弃地道：“休想。”

亲吻这种事，姜桃花也是第一次，又不是见谁都亲，他这态度是什么意思啊？！

浑身的反骨都被激了起来，姜桃花一个翻身就将这人压在身下，玲珑的身

段被窗外洒进来的月光勾勒得格外动人。

屋子里瞬间安静了一会儿。

“好看吗？”姜桃花半睁着眼，媚笑道，“既然要我伺候，那不如好好享受，还要理智做什么？”

床上的人眸子冷清地睨着她，伸手捏着她那不盈一握的腰，低声道：“以你这样的功夫，若是我没了理智，那命都得交给你了。”

他又不傻。

姜桃花一顿，接着笑道：“你觉得亲一下就能丢了魂不成？”

“不是。”他摇头。

“那为什么躲？”

“脏。”

简单明了的一个字，震得姜桃花浑身颤抖。她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他。他既然嫌她脏，那还主动进这间屋子做什么？这人脑子是不是有问题？胸口一团火烧上来，她几乎没经过思考，就拿头往身下人的头上狠狠一撞！

“啊！”

冲动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一人一个包在额头上慢慢突起。姜桃花仍嫌不过瘾，还想再撞，却被那人狠狠地扯了下去，压进床榻里。

“疼疼疼……”

“你还知道疼？”一声闷哼，那人好像真恼了，身体散发着侵略和暴怒的气息，完全不怜香惜玉，动作更加粗暴直接。

“不……”眼泪哗啦啦地流，姜桃花觉得自己实在是太惨了，都说男人遇见她会化成绕指柔，面前这玩意儿哪里柔了？简直是个畜生啊！

等明儿醒过来看清这人的脸，她一定，一定要叫人把他切了！大卸八块的那种！

红被一阵翻滚，窗外月亮初升，远处还隐隐传来两声狼嚎。

酉时两刻，有人来到房间门口，伸手轻轻叩了三下。床上的男人微微叹息，刚起身想下床，却被人勾住了腰，重新卷了回去。

门口的湛卢皱了皱眉，看了看时辰，有些惊疑地喊了声：“主子？”

“……嗯。”

里头应了一声，声音沙哑低沉，也没多说什么，接着一阵暧昧的响动听得外头的人面红耳赤。

湛卢抹了把脸，轻咳一声，扭头严肃地看着下人道：“再将景王爷拖一会儿。”

“是！”下人应声而去。

把女人推上床是男人的本事，让男人下不了床就是女人的本事了。姜桃花忍着疼痛，使尽浑身解数与那人的自持力过招。

先前的欢好之后，她身上的媚毒已经消散，但是，身子既然已经丢了，那就没有让人轻易走了的道理。

纠缠、磨蹭，她眯着眼睛想看清那人的脸，却被他握住了双手固定在床头，接着他右手掀被一盖就挡住了她的视线。

“你见不得人？”姜桃花有些微恼。

“该见面的时候，自然会好好见的。”那人轻笑道，“现在这样，未免太失礼了。”

姜桃花一时无语，都已经苟且……呸，都已经夫妻之实了，还管什么失礼不失礼？

她还想挣扎，身上的人却低了头在她耳边，带着微微喘息，开口道：“别总想赢我，你办不到的。”

姜桃花眉头微皱，还没来得及仔细思考他这句话的含义，就被卷上了巫山之巅，再也没有说话的机会。

戌时两刻，门再度被敲响，屋子里的男人起身，慢条斯理地将衣裳一件件穿好，他看了床上的人一眼，便抬脚出去了。

姜桃花累得睁不开眼睛，已经没力气继续留人了。朦朦胧胧间就听得外头一阵喧哗，好像有人在大吼什么“错了”“犯大错了”之类，不过只有几声，外头就恢复了宁静。

她翻了个身，决定先不管，反正横竖都已经出事了，还是先睡个好觉吧。

姜桃花有个优点，那就是一旦睡着了，打雷都不会醒，这样高质量的睡眠让她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得到良好的休息。当然，坏处就是在睡着的时候被人搬

来搬去也不知道。

比如现在，她被人抬出了“和风舞”，一路上喧闹不止，她也只是咂咂嘴，没有醒来，睡够了四个时辰才睁开眼睛。

“主子！”床边跪着一大堆人，见她睁开眼睛，为首的青苔就带着众人“砰砰”地开始磕头。

姜桃花揉了揉眼睛，侧身看着她们，茫然了好一阵子才问：“你们怎么了？”青苔难得地红着眼睛，抿唇道：“奴婢们护驾不力，还请主子责罚！”护驾不力？姜桃花慢慢坐起来，身下的疼痛让她倒吸一口冷气，昨儿发生的事情通通涌了上来。

她被人在青楼夺了贞操！

姜桃花小脸一白，哆嗦了一下，皱眉看着青苔道：“你们昨日为何不來找我？”

青苔咬牙道：“奴婢们赶走狼群之后便去寻主子了，只是遍寻不到……”

“怎么会？”姜桃花道，“我在路上不是留了记号吗？”

她一早与她们约好的，要是她走丢了，就在路上撒彩色的小石子儿，不起眼，但能给青苔等人指明方向。

“奴婢们就是跟着记号找的。”青苔道，“可是记号在一条巷子里断了，之后就再无其他提示。奴婢们将那巷子附近的人家找了个遍，也没能……”

巷子？姜桃花挑眉，她昨儿根本没有进过巷子，也没往巷子里丢过石子儿啊，怎么会跑到巷子里去了？

有些蹊跷啊……

姜桃花抬头看了看四周，这才发现这地方陌生得很，看起来倒是金碧辉煌，名画玉器随意搁置，桌椅板凳和花架都是上好的红木，显得贵气十足。

“这是哪儿？”

青苔低头答道：“相府。”

哦，相府。姜桃花点头。

“等等。”反应过来后，姜桃花伸手将青苔拎到自己面前，瞪大了眼睛问，“相府？！”

青苔沉重地颌首。

“为什么会是相府？”先不论昨日发生了什么，她是赵国送来和亲的公主，要嫁的是南王，就算婚事黄了，那也应该是在驿馆，跑到丞相府里来算怎么回事儿啊？

青苔长长地叹了口气，道：“奴婢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您昨晚是被丞相大人找到的，并且说……你们已经行了夫妻之礼，为此，他与景王、南王连夜进宫，到现在都还没回来。”

“哈？”姜桃花傻了，昨天青楼里的那个人，竟然是大魏的丞相？

这是什么情况啊？堂堂丞相，为什么会跑到青楼里去，还好死不死地跟她圆了房？

“虽然我初来乍到不太清楚情况，但是也感觉到有点不对劲。”姜桃花眯了眯眼，摸着下巴道，“这丞相是个什么样的人？”

青苔道：“奴婢已经打听过了，沈丞相年方二十六，有姬妾无数，却无子嗣。他似乎深得皇上宠信，位高权重，在朝中势力不小。”

姜桃花眼眸一下亮了起来，忙问道：“这个丞相比南王势力还大？”

“这是肯定的。”青苔点头道，“南王年纪太小，又无权无势，只是有王爷的名头，在皇子当中是最不受宠的。”

也就是说，她错过了一个王爷，却捞着一个更了不得的丞相？那这买卖也不亏啊！姜桃花立马有精神了，“嘿嘿”笑了两声，开始左右打量这个房间。

“去给我找根绳子来。”

“公主，”青苔皱眉问道，“您要做什么？”

“你别紧张。”姜桃花轻松地道，“我上个吊而已。”

青苔：“……”

“哎，你别压着我啊，疼！”瞧这丫头紧张得立马扑上来，姜桃花就哭笑不得。她被青苔死死地压在床上，好不容易才逮着个机会开口，“我没想死，真的！但是现在这形势是你家公主我错嫁了，不寻个短见人家会以为我想顺水推舟巴结丞相，是个趋炎附势之人！”

青苔停了动作，眼神古怪地看着她。

您难道不是想顺水推舟巴结丞相，难道不是个趋炎附势之人吗？

读懂了青苔的眼神，姜桃花奸诈地笑了两声，和蔼地拍了拍她的肩膀，道：“小姑娘，跟着你家公主我学东西的日子还长着呢，想活命，那就得把心里想的东西藏着点，该做的样子都得做齐全了，明白吗？”

“……奴婢去找绳子。”

“乖。”

从床上坐起来，姜桃花立马进入了状态，跑到妆台前给自己涂了粉，点了个“凄凄惨惨憔悴”妆，然后接过青苔找来的绳子就往房梁上一挂。

“去外头站着，来人了喊一声。”

“是。”青苔应了，又不放心地看了她一眼，“公主，您这绳子……”

“放心吧，活扣。”姜桃花朝她扬了扬，很自信地站上了凳子。

青苔点点头，转身出去。刚一关上门，就听见有人来通报：“丞相回府了！”

“啊，这么快？”青苔吓了一跳，连忙往屋子里吼了一声，“来了！”

姜桃花深吸一口气，抓着绳子，把自己的头往里头一塞，脚下一蹬，就跟腊肉似的挂在上头直晃荡。

可是，晃荡了三个来回，她脸都红了，也不见人推门进来。

什么情况？

姜桃花挣扎着坚持了一会儿，直到实在是喘不上气了，才连忙将活扣扯开，跌坐在地上大口呼吸。可是好死不死的，就在这个时候，外头传来了动静。

门被推开了。

姜桃花抽着嘴角抬头，就跟一个男人大眼瞪小眼。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从未见过这张脸，但是她凭直觉就能猜到是谁。

“沈丞相？”

面前的人微微挑眉，五官在她的眼里变得清晰起来。眉如剑直，鼻如山挺，一双瑞凤眼生而含情，若不是身姿挺拔，还挺像个文弱书生，可他气场极强，虽然脸上带笑，但看着叫人背脊发凉，有种被野兽盯上的感觉。

长得俊朗是没错，可明显也不是个好惹的，看他靠近，姜桃花浑身紧绷了起来，下意识地往后退。

“上次见得匆忙狼狈，没能好好问安，现在终于正式见面了。”他低下身来，温柔地凑近她，眼里闪烁着不明的光，“大魏丞相沈在野，见过公主。”

沈在野？名字倒是挺有意思，分明高居庙堂，偏偏要叫“在野”。

姜桃花勉强笑了笑，道：“见过沈相爷，您可以先让我起来吗？”

“自然。”沈在野颌首道。

这么有礼貌，跟昨晚那禽兽是同一个人吗？姜桃花有些狐疑。

然而沈在野说完这话，就直接伸手将她抱了起来，一双眸子近在咫尺，深深地看着她问：“公主刚刚是在寻短见？”

心漏跳了一拍，姜桃花别过头，好半天才想起自己该做的事，连忙酝酿了一下情绪，掩面哽咽道：“事到如今，桃花若是苟活，该以何面目对天下人？”

“昨日之事，实在是误会。”沈在野长长地叹了口气，就这么抱着她在床边坐下，并看了一眼门口伸着脑袋的青苔，后者老实地将门合上了。

眼帘垂下，沈在野眉头微皱，看起来颇为懊恼：“在下与景王本是在和风舞喝酒，景王说有美人要献给在下，在下便顺了景王爷的好意，却没想那人是……唉，昨晚进宫，景王被皇上重罚，并将公主赐给了在下，不知公主可否为赵国忍辱，好生活着？”

啥？打晕她的那群人，是景王的人？姜桃花也皱着眉道：“不至于吧，景王怎么会错把我当成美人送给你了？我好歹是公主啊。”

“公主遇野狼群之后逃走，丢了凤冠霞帔。”沈在野道，“身上没有能证明身份的东西，又误闯和风舞，被错抓了也算正常。”

对哦，她跑的时候为了方便，把凤冠霞帔都丢了。姜桃花刚想点头，转念一想，不对啊！

“你怎么知道我把凤冠霞帔丢了？”

沈在野微微一笑，伸手将她鬓边的头发别至耳后才道：“因为下人在找您的时候，找到了您的凤冠霞帔。”

好像也能解释得通，姜桃花点点头，看了他一眼，声音小了些：“皇上将我给你了，那南王怎么办？”

“南王年方十六，不着急立正妃。”沈在野跟摸波斯猫似的有一下没一下

地摸着她的头发，声音格外蛊惑人心，“在下已经禀告圣上，补偿了南王不少东西。”

这么说来算是皆大欢喜啊，除了景王那个倒霉蛋，其余人各有所得。姜桃花点点头，忖度了一番形势，果断抱上了沈在野的大腿！

“那以后，妾身就是相爷的人了！”

沈在野挑眉，看了一眼仍旧在房梁上悬着的绳子，再低头看看脚边这两眼放光的女人，皮笑肉不笑地勾了勾嘴角，道：“好，即日起，公主就是这相府里的娘子了。”

“多谢……等等。”感觉有点不对劲，姜桃花眯了眯眼，“娘子是什么？若是没记错，相爷的正室该是叫夫人。”

“嗯，正室是称为夫人没错。”沈在野睨着她，道，“可惜在下两年前已有正室，所谓糟糠之妻不下堂，圣上对在下也是十分理解，故而只能委屈公主，做二等的娘子了。”

姜桃花：“……”

她为什么总感觉面前这人有些阴险呢？虽然瞧着是惋惜的表情，但这语气叫人听着……只想上去照着他的脸糊一巴掌！

她垂了眼眸，飞快地分析了一下现在的形势。

其实她这次远嫁大魏，也算是赵国皇室不要脸的倒贴行为。赵国因为内乱，国力衰退，远不如从前，国主便希望通过和亲的方式增进两国友谊，以免大魏乘虚而入。

大魏皇帝明显是不想买这个账的，无奈她千里狂奔，没给人家拒绝的机会就到了大魏国都，皇帝一怒之下就将她指给了一个年纪比她还小，又不受宠的王爷。

其实就算没沈在野这一出，她的日子也未必有多好过。现在有机会在相府当二等娘子，实际上也比给南王当正妃有前途。

已经没别的路可以选了。

“多谢相爷厚爱。”姜桃花深吸一口气，识趣地起身朝他行了个礼。

沈在野多看了她两眼，跟着起身道：“免了，很快会有管事来教公主大魏

官邸的规矩，公主跟着学就是了。”

“妾身明白。”姜桃花低头送走这位大爷，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离开院落，才一把将青苔拉进屋子，锁上了门。

“公主？”瞧着自家主子这难看的脸色，青苔有些紧张，“这是怎么了？不是挺顺利的吗？”

姜桃花深吸了一口气，跌坐在床上，呆呆道：“咱们可能落入什么圈套里了。”

“圈套？”青苔一愣，“怎么会？如今的形势不是对您更有利吗？”

丢了南王，得了丞相，只赚不赔呀。

姜桃花摇摇头，道：“沈在野这个人给我的感觉像一条毒蛇，随时可能在我的脖子上咬一口的那种。他刚刚撒谎了，我到底为什么会与他有肌肤之亲，这一切他好像是知情的。”

“什么？！”青苔吓了一跳，连忙半跪在她旁边，皱眉望着她道，“您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我记性好。”姜桃花眯了眯眼，“就算昨日我身中媚毒，也记得自己说过什么。当时我就说过自己的身份，企图吓唬他，结果他的第一反应，是来捂我的嘴。”

寻常人听见她说自己是赵国公主，应该只会当作玩笑，嘲笑一番。而他作为朝中人，知道和亲的事情，怎么会置之不理，起码也该停下来问问她究竟是怎么回事啊，毕竟侵犯和亲公主，可不是小事儿。

然而沈在野没有考虑这些，相反，他一听就捂住了她的嘴，让她没能继续说下去。

当时只有他们两个人，距离又那么近，沈在野身上没有酒味，说明没醉，那她说的话他一定能听清。

他明知她是公主，却假装不知，只能说明一件事——他方才说的不知情，是景王误抓了她，这话是在撒谎。沈在野一早就知道她是赵国公主，尽管如此，还是强要了她。

为什么呢？

浑身有些发凉，姜桃花伸手抓着青苔的手，撇了撇嘴，道：“我突然觉得，